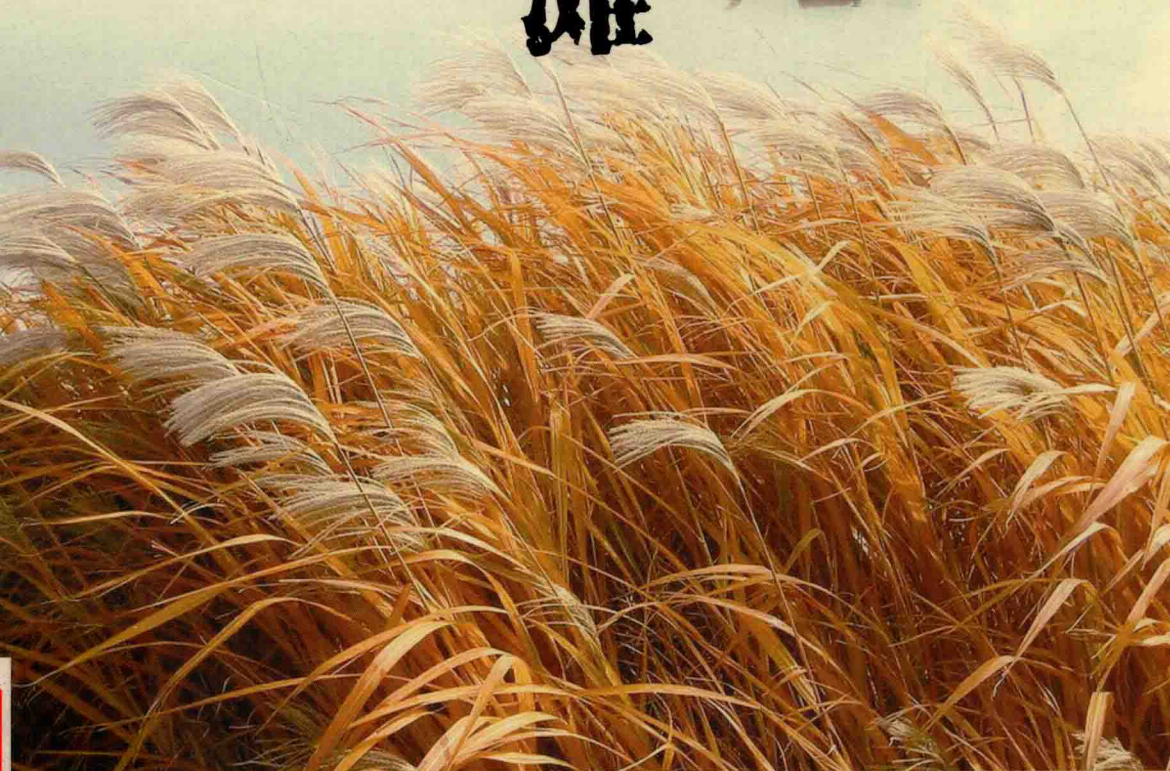


安徽省中篇小说精品工程

九 龙 滩

戴启文
著



赛龙舟的农民对阵日寇小火轮的传奇

一幅全景式展现长江沿岸家族力量奋起抗日的雄伟画卷

灵魂和肉体酣畅淋漓的碰撞 令人荡气回肠

APOTH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中长篇小说精品工程

JIU LONG TAN

九龍灘

戴启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龙滩/戴启文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396 - 5947 - 3

I. ①九… II. ①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200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熙宇文化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2.5 字数:550 千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八百里皖江两岸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这里不但湖塘密布，沟河纵横，而且田畴平阔、土地肥沃，唐宋以后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仓。江边河边湖边塘边盛产粮食，自然少不了种植粮食的人，少不了出没于波峰浪谷的运粮人和捕鱼人，于是这片盛产粮食的土地也盛产船老大的传奇故事。

位于长江北岸的无为县拥有 113 公里长的长江岸线，又有裕溪河沟通长江和巢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吴楚鹊岸之战、三国魏吴水战、朱元璋马肠河大败元军、湘军水淹太平军都发生在这里。擅长划船支舵，日日出没波峰浪谷，历史上许多无为人成为水上蛟龙，陈稜曾经率领隋朝水师远征台湾，朱元璋大明水师的班底是无为人，清末大量无为人随丁汝昌的北洋水师与日寇大战黄海大东沟，解放军“渡江第一船”船工也是无为人……由于历史的浸润，无为大江小河里滚涌的波浪时常幻化出浓浓的铁血道义，出没于波峰浪谷的人们不但孔武好斗而且行船如履平地。于是，这里许多船老大不仅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匪气，更有从祖先骨血中流传下来的家国情怀。

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传奇故事在无为的长江滩涂上流传。据说当年，曹操率领四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在濡须坞被孙权挡住，面对长江汹涌的波浪和滩涂上无边的芦苇，他不得不发出“无为”的叹息；而曹公船上的琴声又飘进《搜神记》，直到现在还飘荡在无为的江河边。据说东吴灭



亡后,孙权的子孙改姓“王”,隐居到无为东乡以打鱼为生。据说宋朝的方腊被剿失败,他的后人改姓“施”流落到无为的江滩,而参与征伐方腊的“混江龙”李俊和阮小五的后人,也落草到无为的芦苇荡;他们每年都划龙舟争输赢,时不时械斗起来。据说长江龙王是无为人的亲戚,于是明清以来大量无为放排工唱着号子从江西四川甚至云南通过长江黄金水道把木材送往“长三角”。据说明末清初无为有人用史可法之名号召百姓反清复明,失败后,他逃进江滩的芦苇荡避难……

我对江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无为地域文化有一点了解。在小说《九龙滩》中,我重点描写和记述的是无为沿江船工和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状态,是中国古代水师遗落在江村的痕迹,它的底色是江淮民俗,是庐剧、莲花落、出嫁歌、送丧歌等江淮民间文化,还有洋牧师在安徽地域传播基督教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支撑小说的主要情节即古、吴、季三姓的龙舟被日本鬼子的小火轮撞翻,它不只是普通的小火轮对龙舟的冲撞,还是侵略者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冲撞。这个情节激发了小说中人物关于祖宗尊严的思考,希望也能够引起人们在文化意义上对抗战进行反思。

作者

2016年2月23日

目 录

序	001
引 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48
第五章	057
第六章	069
第七章	080
第八章	095
第九章	105
第十章	118
第十一章	143
第十二章	153
第十三章	166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88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25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69
第二十章	284
第二十一章	303
第二十二章	322
尾 声	347
后 记	353

引子

年老多病的四牛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干枯的红眼睛望着黑暗的房梁，房梁上桁条、椽子和芦席隐在黑暗里。江风从瓦片的缝隙钻进来吹动破旧的芦席，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似乎几只老鼠正从那里经过。窗外，黑暗里的江风吹得正欢，吹得江滩上的芦苇荡发出呼呼的声浪。这声浪让四牛想到小时候母亲为他把尿时吹出的哨子。

“我要撒尿。”四牛喊了一声。

儿子和儿媳住在旁边的新楼里，红砖青瓦的隆埂屋只住着四牛一个人，自然没有人应答……四牛又叫了几声，还是无人应答。终于，母亲季桂兰从遥远的地方被他喊来了，默无声息地站在他身边怜爱地望着他。“妈！”看不清母亲的面容，四牛叫了一声。季桂兰没有回答，径直把他抱起来，让他的屁股对着尿桶，为他吹起把尿的口哨。他畅快地排泄着尿，一股热意传导到自己的屁股和大腿上，让他感到十分温暖。妈，您回来啦！恍惚中的四牛想这样对母亲说，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做梦了，他伸手向身下一摸，床单虽然没有湿，但自己确实做梦了。记得小的时候，大人喜欢把小孩尿床说成下扬州，没有想到自己80多岁的人了，竟然活转回去，时不时还开着大船下扬州呢！

让四牛意想不到的，梦醒之后，他裆间的鸡鸡翘了起来。好久不见了，兄弟！他伸手想摸摸那玩意，虽然手被被单的夹层套住，但隔着被单，他依然能感觉出两腿间那个老玩意的雄姿勃发。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亲近过的女人，忘记了它曾经的雄伟壮丽。但现在，它竟然翘了起来，这让他重又感



到自信和快乐。

“我还没有老呢！”四牛大声对自己说，快活地笑了起来。

大概是天快要亮了吧，这个时候咳嗽如约而至。为四牛服务了80多年的气管让他觉得有些痒，他无法控制，深深地呛咳一阵。可能是堵着痰吧，咳嗽之后，他的喉管里响起粗鄙的齁声，使他的呼吸声拖着一条尖细的颤音尾巴，让他无法安睡。他只得掀开被子，走出屋门，又长长地咳嗽了一阵。

天还没有大亮。隔着庄稼地，他感受到江风的清爽，听到江涛的絮语，只是看不清江滩上密密匝匝的芦苇，看不到滚滚东流的长江。破“四旧”时被毁的古氏宗祠今天新建落成，许多古氏族人已起床忙碌。他习惯地向屋右堤畔的坟地张望，那里埋着他的父亲和母亲，埋着他的叔祖铜烟袋，埋着他的大哥，还埋着先是他大嫂后来成为他老婆的福姐。他朝他们大声喊：“懒虫，该起来啦！”



雾气笼罩着的坟茔没有人回应。颠三倒四的四牛再次把目光投向远方。江滩上的芦苇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时间已经把他身边的许多生命抹去，把他曾经的英武抹去，让他变得衰老，变成似乎与女人无异的老怪物。他走进茅厕，怜惜地摸一摸自己的英武，掏出它准备小便，这让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的一次尿床……

第一章

1

70 多年前，一样的秋天，一样的大雾弥漫。

四牛把焦黄的芦苇叶和芦苇秆堆在一起点上火，到明火快要烧尽的时候，才把秋蝗扔到火里。等明火没有了，给火中的秋蝗覆上火灰，一会儿工夫便飘出诱人的焦香。四牛从火堆里扒出烧焦的蝗虫，吹掉灰，把屎肚子剥掉，一口咬下。呀，酥脆焦香！即使是 70 多年后的今天，他还想不出有什么美味能有芦苇烧蝗虫好吃。他把吃剩下的蝗虫从火堆里掏出来，准备带给大牛二牛吃，又怕三牛发现，便对着火堆撒一泡尿。尿液滴到火堆上发出吱吱的声响。顺着响声望去，四牛看见自己的尿液在火堆上跳着舞，溅起几缕烟雾，似乎很是快乐。四牛见了，也感到很开心。忽然，他听到三牛暴跳如雷的骂声：“四秃子，你这死秃子！”

是三牛发现我背着他把烧蝗虫给大牛、二牛吃了，便大声撅我？四牛不作声，依然快乐地撒尿。

“死秃子，你又尿床了！”三牛大骂。

怎么会呢？刚才我还在吃烧蝗虫呢。不过想到自己用尿浇火，他不那么自信了，伸手摸摸身下的被子，果然湿了一大片。再摸，发现三牛的屁股也是湿的。他猛地坐起来，抵赖说：“明明是你三麻子尿床，还诬陷我！”

三牛伸手抓住四牛的双腿，把他倒拖到床下：“把我裤子尿湿了，还说是



我尿的，真不要脸！怪不得是个秃头。”

睡在同一张大床上的大牛和二牛依然打着呼噜。隔着堂屋睡在另一间房里的母亲和小妹没有动静，她们肯定睡得很香。只有躲在黑暗角落里的老鼠吓坏了，它们逃到洞里躲起来，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原本四牛也睡得很香，梦里还在吃烧蝗虫呢！哪里知道梦里用尿浇火，却浇在三牛的屁股上。他不承认自己尿床了，硬着头皮往床上爬，被三牛一脚踹倒。瞌睡很大的四牛在心里说让我上床吧，哪怕躺在有尿的被子上也行，但是心狠的三麻子就是不让他上床。这个脸上被掏火铳耙过、被枣核钉戳过、被牛脚踩过、被大黄蜂蛰过的三麻子哟！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准备到母亲的床上去睡。摸黑穿过堂屋进了母亲的房，再摸黑上了母亲的床，却没有摸到母亲。母亲不见了！他心里一惊，高声喊起来：“妈妈不见了，肯定是被老虎吃掉了！”

大牛、二牛还有三牛立即赤着脚跑过来，他们都没有摸到母亲。大牛点上豆油灯，看见床上只睡着小妹一个人。三牛把小妹拖起来，问：“妈被老虎吃了呀？”

小妹坐起身揉着眼睛，哇哇地哭起来。

2年前，父亲古家财半夜起床上茅厕，从此没了踪影。母亲季桂兰以为他跟哪个女人跑了，小声嘀咕着撅。到了中午，还不见古家财的影子，母亲实在熬不住了，哭着去告诉二爹爹铜烟袋，撅古家财没有良心，是个陈世美，丢下他们娘儿六个不管不问带着哪个女人跑了。下午，大牛发现山芋地里有一摊血，还有古家财的衣服，知道不好，请来同族年纪大的人来看，大家都认为古家财被什么野物吃了。到底是什么野物？说不清楚。季桂兰知道自己错怪了古家财，用锹铲起沾着古家财血迹的泥土，收拾起古家财的血鞋和血衣，葬到屋右的堤坝边。有人提起这件事，季桂兰总是说古家财肯定是被老虎吃掉的，古家人也就都说古家财是被老虎吃掉的。他们觉得一个男人被狼吃掉是丢脸的事。当然江里也有蛟，河里也有龙，九龙滩流传有河里白龙一口吞下一头牯牛的故事，但古家财的血衣留在山芋地里，不可能是江里的蛟或河里的龙作的孽。四个兄弟想，难道两年后母亲半夜上茅厕，又遇上了老虎？大牛立即招呼兄弟们抄起家里的农具作为武器，出门给二爹爹铜烟袋报信。

四牛颤抖着身子出了大门，他一直躲在大牛的身后。屋外，漆黑一片，无为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江滩隐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江风轻拂，河风轻拂，江滩上绿了一春一夏的芦苇叶已经发黄，这些发黄的芦苇叶在秋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如江河沉重的呼吸声，又如老人悠远的絮语。小妹在屋里关上门的那一刻，四牛仿佛看到一头斑斓大兽就蹲在不远处，怪笑着对他点头，他真希望自己没有长那个可恶的卵蛋。如果自己没有那个一跑一甩的东西，就可以像妹妹一样躲在屋里了。“哇——”不远处传来一声鸟叫，使四牛觉得这片天地更加恐怖。

“老虎！”三牛缩着身往大牛的身后躲。

兄弟四个都吓得转身往回跑。动作原本落后的三牛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蜷缩着身子窜到最前面，一头撞向大门。“咔嚓！”在门闩折断声响传出的一刹那，三牛痛苦地叫喊一声：“哎哟！”这三间茅屋的单扇大门，连同嵌在土墙里的门框轰然向里倒下。满面是血的三牛扑倒在屋里的地上，大牛、二牛和四牛被他绊倒，压在他的身上……

把倒了的木门靠在门洞上，再抵上板凳和桌子，吹灭油灯，兄妹五人躲到一个房间里，大牛拿锄头，二牛拿菜刀，守卫在门边。过了许久，不见母亲，也不见老虎，大牛觉得这样躲着不是办法，应该及早告知二爹爹铜烟袋为好。他从窗口向铜烟袋家的方向望去，满眼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见大牛从窗口往外看，三牛学着他的样子也往左前方看，似乎看见铜烟袋家的房子，看见铜烟袋家正屋后面的那间茅厕。细看，三牛果真发现茅厕的方向有一星火光时明时暗。

“二爹爹正在上茅厕呢！”

听到三牛的提醒，大牛朝铜烟袋家茅厕的方向细看，发现那里果然有时明时暗的一星火光，那肯定是铜烟袋上茅厕抽烟时烟锅里燃烧的烟丝发出的光亮。大牛和二牛商了片刻，招呼三个弟妹跟在他们的身后，搬开抵在门板上的桌凳，搬开门板，冲出门洞，呼叫着向铜烟袋家奔去。

得知侄媳季桂兰被老虎吃了,铜烟袋立即招呼大疤子带上枪,警觉地沿着一条窄窄的土路向大牛家慢慢走去。他的身后,大疤子一手高擎燃得叭叭作响的火把,一手提着一把长枪。燃烧的火把呼啦啦地响着,把他右脸上那块巴掌大的疤映得发亮。跟在大疤子后面的大牛手里拿着锄头,二牛拿着菜刀。三牛和四牛跟在后面,便如风中的狐狸隐在高坡的草丛里,浪中的舢板跟在大船身后。黑暗在火把光亮的映照下退去,恐惧却从他们的心中升起。

无为的乡下,称祖父为爹爹,称父亲为大大。铜烟袋是四牛的叔祖父,被称作二爹爹。古家圩濒江临河,江河边的人们喝江水、吃船饭,撑一杆篙,摇一把橹,睡一块黄板,背一线的缆纤,上江下江讨生活。四牛家兄妹五个没了爹爹,也没了大大,现在又可能没了妈妈,自然而然想得到铜烟袋的关照。借着火把的亮光,跟在后面的四牛端详着二爹爹铜烟袋的身影。铜烟袋的身材并不伟岸,他有些佝偻的身躯甚至还不如大牛强壮。他的头剃得光光的,一根毛桩都没有;额上的斜条伤疤连到鼻子再到嘴唇,一直延伸到下巴上;左脸与腮上的另一块细长的刀疤,让他的左脸闪烁着亮光。和斜条刀疤相对应的是他脸上纵向排列的左右各三条皱纹,把他的脸映得长如骡马的脸,再配上一对阴森森的小眼睛,显得十分凶悍逼人。当然,无为东乡没有人敢嘲笑铜烟袋的疤痢脸,即使是与古家作对的季家圩和吴家圩人也十分敬畏他。小时候,看家护院的他曾经打死一个长毛,并缴获长毛的大刀,后来他又在芦苇荡里撑船划桨和官军厮杀。因为水性非凡,远近闻名,他曾经被人带进北洋水师,铁甲舰沉没后他回乡娶妻生子,既种田捕鱼,又当江匪。这会儿,他是安徽江苏长江一带著名的船工帮会“三番子”的首领,即使是占领南京和芜湖的日本人,也敬“三番子”三分呢。

走着走着,铜烟袋停了下来。他侧耳细听,后面的人也跟着侧耳细听。四周除了芦苇叶片的呼呼声和长江的涛声,什么也没有。

“好像有什么叫声,你们听见了吧?”

邻近的狗叫了起来。不仅古家圩，隔着无为河，他们还听见吴家圩和季家圩的狗都叫了起来。那些或远或近的狗叫声里，隐藏着结伴壮胆的心理，更隐藏着恐惧和不安。随着狗的狂吠，弹琴说唱的秋虫们停止了歌唱。等狗叫一停，它们又唱了起来，似乎急切地要告诉人们什么秘密。铜烟袋又问：“真没有听到什么？”大牛回答：“听到狗叫声。”他把虫子的叫声忽略了。铜烟袋说没有就好，又说天亮后告诉各家各户，下田做事要结伴；河边不要去，偏远地方不要去，把耕牛和牲畜关好。

穿过一条柳树埂，他们意外地发现大牛家门洞里亮着灯。一缕灯光从洞开的门洞透出来，在秋夜九龙滩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边，在江河的涛声和风吹苇叶的呼呼声里，在母亲被老虎吞食之后自己可能被老虎扑咬的恐惧气氛里，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灯光与狗叫与虫鸣有关吗？四牛心里这样想，但没敢说出来。

大牛问：“小妹跟我们一起躲到二爹爹家了。家里现在没有人，灯怎么亮了呢？”

四牛说：“不好了，老虎把我家的灯点亮了！它不会坐在桌边等着我们吧？”

铜烟袋像没有听见他们的絮叨，继续一步步向前走。他的身后，大疤子紧紧跟随。随着他们脚步的挪动，四牛似乎听见他们急促的呼吸声，听见他们上牙碰下牙的声音。虽然紧张害怕，但后面的人们没有谁与铜烟袋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的身后是无边的黑暗，黑暗里可能隐藏着或者跟随着斑斓猛虎。铜烟袋小声招呼：“甭怕，没听说老虎还能点灯！”

年画上不是有老虎点灯吗？

老虎不能点灯，那我家的灯怎么亮了呢？

铜烟袋没有解释，他身边的大疤子用射出的子弹表明自己并不害怕老虎。那颗流线型飞翔的子弹在无为河畔呼啸着穿过黑暗的夜空，把江河的涛声和苇叶的呼呼声一片片撕碎，扔到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如飞鸟中箭后从空中一头栽下。之后不久，江涛声、苇叶的呼呼声重又响起。恐惧，隐藏在黑暗里的恐惧潮水一般又涨起来，淹过来，封住他们的嘴巴他们的鼻子，让他们感到难以呼吸。

因为对门洞的灯光过于专注，大疤子没有在意脚下的路，一不小心跌倒了，手里的火把掉到水里。光亮随即熄灭了。

“我被老虎咬着了！我被老虎咬着了！”三牛惨叫起来。

站起身的大疤子恰到好处地又开了一枪。这朝天放的一枪，用炸耳的声浪熄灭了屋里的灯，又把恐惧暂时赶回黑暗里，让浑身哆嗦的三牛勉强支撑着爬起来。他回过神，自言自语：“没有老虎，是我自己跌倒的呢。”

铜烟袋一声不吭地走在最前面。四牛顺着他的身影，看见他手里别着的青铜烟锅在暗夜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心稍稍安了些。铜烟袋在江上行船，曾经用这个拳头大小的烟锅打死过江匪，在陆上赶路曾经用它打死过豺狼。说起来，这杆铜烟袋真的不是等闲之物，竹根做的烟杆足有一丈多长，碗口大的黄铜烟锅一次能装半布袋的烟丝哩。四牛曾经见过二爹爹装满一锅的烟丝，眯着鹰眼不停地用小口吸，一天才换一次。四牛小时候曾经为铜烟袋换过烟丝，他费力地把烟锅装满烟丝，却因为搬不动它而无法递到铜烟袋的手里。铜烟袋摸摸他的头说：“还缺几年的饭呢！”那个时候，江湖上的人们经常摆擂台斗狠，铜烟袋与人斗喝酒，与人斗吃肉，与人斗三天三夜不睡觉，也与人斗抽烟。据说有一次，他和江湖人称“三把刀”的人斗抽烟，一口气拔掉烟锅里的烟丝，憋着闷着半天不吐一口，却让头发根飘出丝丝缕缕的烟雾，吓得“三把刀”跪下认输。

现在，老虎吃了我妈，又点亮了我家的油灯，二爹爹肯定要用它和老虎斗法了！四牛再次朝自家门洞眺望，黑暗中那个刚刚被三牛撞断门闩、撞倒门板、撞下门框的门洞敞开着，门洞里是幽幽的黑暗和深深的危险。刚才还亮着的那盏豆油灯应该正垛放在桌上，便如没有贴上薄膜的竹笛吹不出声音，熄灭后它发不出亮光。涂满黑暗的堂屋空荡荡的，那里隐着一只老虎？或者两只？忽然，屋里似乎有一道黑影闪过。老虎竟然真在屋里！之后，屋里没有一点声音，更不见老虎的影子。难道老虎知道有一杆枪等着它，知道有铜烟锅等着它，它藏身到某个角落里去了？没想到三牛这时跳了起来，小声说：“是我妈妈，是我妈妈！”害怕老虎的他不再害怕了，径直往前跑。铜烟袋想拉住他，没有拉住，三牛已经跨过门前的场地，跑进了屋。

糊里糊涂的，让老虎吃了你这个三麻子！

四牛这样骂着，并不愿三牛真的被老虎吃掉，三牛毕竟是自己的三哥哩。堂屋里没有老虎，也没有妈妈；灶屋里没有老虎，也没有妈妈。刚才屋里亮的灯，到底是谁点亮的呢？铜烟袋气喘吁吁地跟着进了屋，警惕地四处寻找老虎。没有找到老虎，他松了一口气，小声骂三牛：“撞断自家门闩，撞倒自家门框的是你，路上吓得裤裆里滴尿的是你，说你妈妈在屋里的还是你！”

忽然，隔壁房间传来响声，他们一行人立即没有了声音。三牛和四牛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大疤子把枪口对准隔壁。铜烟袋慢慢移步，接近发出声音的房间，他左掌半伸到脸前，做出防守的样子，右手握着沉重的铜烟袋，准备随时把拳头大小的铜烟锅砸下去。

一步，一步……

铜烟袋走到那个房间的门边，掂掂右手中的铜烟锅，他静静地侧耳倾听。面前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大疤子也跟了上来，他把手里的那杆枪伸到前面。铜烟袋又往前移了一步，把烟锅伸进门，就在他准备移步进房的一刹那，一个棒槌横扫到他的胯间。

“啊——”是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呼喊。

铜烟袋举起铜烟锅就要砸下去的一刹那，三牛从后面冲了上来，冲进房间喊：“妈妈……”

等到大牛和二牛找来洋火点亮油灯，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母亲季桂兰瘫坐在地上。

“你没被老虎吃掉呀？”铜烟袋边问边背过身去按摩自己的胯间。

季桂兰两眼定定地射出光亮，她愤怒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打枪！”

“你没有被老虎吃了呀？”按摩到痛处，铜烟袋吡起嘴。

“你们一开枪，我以为土匪抢劫来了！”季桂兰喘着粗气。

“我们以为你被老虎吃了呢！”

季桂兰拍拍身上的灰尘，说自己半夜起来上茅厕，回来后发现门框倒了，儿女们都不在家，便点亮油灯等他们回来。不承想等了一会儿，一颗子弹穿堂而过，飞行的子弹呼啸着熄灭了油灯，吓得她躲到房间里。灯光下，季桂兰的头巾歪了，左侧露出闪亮的头皮。平日里，三牛竭力为母亲遮掩秃



头,听到小伙伴唱童谣“秃子秃,盖瓦屋;瓦屋漏,点蚕豆;蚕豆不生,秃子要瘟”,他便恨母亲光亮无比的头顶。而现在,母亲头颅没有毛发变得已经并不重要了,他扑到母亲的怀里,哭着说,妈妈我以为你被老虎吃了,又说家里的门闩还有门框被四秃子撞坏了,还说他脸上的水泡又痒又痛,不会真的让他成为麻子吧!

四牛急切地辩白:“妈,你别听三麻子的,他最怕死!我们出去救你,他吓得转身往家跑,撞断了门闩,还撞倒了门框。”

三牛嚷:“妈,四秃子夜里又尿床,床上湿得像水凼子。”

他们兄弟吵得正起劲,铜烟袋发话了:“大牛他妈,不是让你们夜里不要再到外面上茅厕吗?”他沉着脸,眼睛阴阴地盯着她,说,“你甬为了唱小捣戏,唱《小辞店》,把自个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忘记了!”

季桂兰低下头,并不说话。四牛知道,母亲的小捣戏唱得好,在无为东乡远近闻名。每年过年搭戏台,戏台上的母亲风光无限。只是背下里人们提起母亲,从来不称季桂兰,而用“不长毛”称呼,这让他反感,也感到十分羞耻。

“大牛他妈,这样下去,你怕真的要被老虎吃掉了。你被老虎吃掉不要紧,你家这四条牛还有一只羊怎么办呢?”铜烟袋不看季桂兰,却让季桂兰感到一双穿透自己的眼睛正逼视自己,大概真的老虎来了,也就这么紧张吧。铜烟袋又说:“天亮后让人把门修好,别让人说是倒门框子的人家!”

这个时候,远处的狗叫声又响起。接着,三大圩的狗呼应着都叫了起来。狗呀,你们看到什么了吗?你们知道什么秘密吗?铜烟袋屏住呼吸静听,然后问:“狗叫得怎么这样欢?”

大疤子说:“狗叫得有点怪呢。”

傻乎乎的大牛说秋虫也在叫呢。

铜烟袋自言自语:“这狗叫声有点瘆人。可能要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铜烟袋在说什么。

“你们不觉得这狗叫声有些怪异?”见大家面面相觑,铜烟袋说:“不管怪不怪,防一手总是不坏!”吩咐大家天亮后挨家挨户通知,要求这几天不要到河里打鱼,不能到远处放牛,下田做事要结伴同行。铜烟袋又对季桂兰说: